冬藏

○ 高长见

“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立冬后，树叶落尽，趁未上冻，父母忙着冬藏。

最先下窖的是红薯。父亲刨红薯时镢头落得轻，怕伤薯皮。红薯先在窖场晾几日，表皮干了再入窖。母亲蹲地分拣，手指挨个摸过：“破皮的先吃，完好的下窖。一个烂了，能染坏一堆。”父亲顺木梯下窖清理杂物，母亲装篮系绳，父亲在底下接应。我也下窖帮忙。父亲再把红薯贴皮摸一圈，翻看无伤疤才贴壁放下；我将大薯垫底、小薯码上，摆得松散透气。“慢些，别碰破皮。”窖口阳光斜下去，红薯围壁码成大圆圈。次日盖窖口，父亲搭木架，靠几捆稻草，保温挡雪。红薯睡在窖里，整个冬天守着一口香甜。

安顿完红薯，萝卜白菜也进窖。青萝卜削去缨子和根须，晾干表层水分，表皮微皱锁住内里水分；白菜晾至外叶发蔫。院边菜窖方正，搭木棍，覆盖稻草玉米秆。窖底铺细土，萝卜堆一侧覆厚土；白菜靠另一侧直立码放，中留缝隙。母亲叮嘱：“白菜怕闷，隔几日下去瞅一眼，烂叶及时摘掉。”小窖恒温避光，守住一冬鲜。随时取菜，萝卜凉拌，白菜热炒，饭桌保留地里的清鲜。

院里的棚架留给柿子。摘下的柿子带着短果柄，硬邦邦的还带涩味。母亲把柿子平铺架子上，盖一层干燥稻草。“盖上稻草，挡风保温，慢慢变软再吃。”她一边铺，一边用手拨匀，让每只柿子都被轻轻护住。数九寒天掀开稻草，硬柿子已通体软润。撕掉薄皮，蜜一般的果肉露出来，轻轻吸一口，甜汁沿舌尖漫开，绵软滑润，清甜暖意在胸口慢慢漾开。

栗子、花生不进地窖，放屋里木箱。秋收后晒干，母亲坐屋檐下一颗颗拣选，把霉坏、有虫眼的挑出，装进木箱，盖好盖子，用手轻轻压一压，秋日香气便妥帖封存。半晌间，我疯玩回来，打开箱子抓一把花生，或摸出几个毛栗子，坐院里阳光下慢慢咀嚼，香香甜甜的味道至今难忘。

多年以后，城里寒风初起，我常想起老家的红薯窖、白菜窖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按四时更替安排生活，是天地间永恒的道理，也是农人应尽的责任。冬天收藏的不只有蔬果，还有对一年辛劳成果的妥善安置，藏着生机，也藏着对未来的向往。父母分拣、递放、铺草、拣果时随口说的话，都是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。

冬藏，藏的是平凡岁月里安稳的生活，是家人朴素的期待，静待春风再次“光临”大地。人心亦然，一些旧事不必常提，放在心中，不是封存，而是慢慢沉淀；熬过冬天，才能品出甘甜。我也慢慢学会，给自己的心寻一处窖藏。

亲情

○ 张乾之

那天是常刚母亲的三周年忌日。上午九点多，亲戚朋友陆续赶到。他的两个妹妹大英、二英一到就和娘家人寒暄起来，几个人亲热地说着话，堂嫂春苓指着大英、二英手里提着的牛奶问：你们这是要去看望谁？大英笑着说：我们来看你和哥呀。

春苓道：我的好妹妹，我俩好好的，花钱买什么东西啊！再说，我们是平辈，没必要买东西，拿回去吧。

二英说：以前困难的时候，你和我哥没少帮衬，我们买这点东西是应该的。

春苓两口子推让了一番，最后还是把大英、二英领到家里喝水。

半年后的一天上午，春苓去县医院办事，忽然在走廊里看见大英对象和二英说着什么。春苓赶紧走过去：你们俩在这里有什么事？二英泪眼模糊：嫂，我姐病了，做了手术，正在重症监护室里。

春苓一下子惊住了：我那妹妹才五十多岁，怎么就得了病？

大英对象一脸愁容：脑出血，动了手术还昏迷不醒。

春苓的眼泪顿时下来了：二英，现在还缺什么？给嫂说。

二英和姐夫互相看了一眼，说：医生叫再准备八万元。

春苓说：我回去就跟你哥说，我们尽力凑钱。

春苓回到家，见了丈夫常强又掉下了眼泪：大英病了，在县医院里躺着呢。

常强也是一惊：这么年轻，得的什么病？

春苓一五一十说了。

常强沉默了一会儿说：明天我们带两万元去看大英。

春苓一听火了：两万元，你拿得出手吗？我问你，我们是不是娘家人？

是。

平时，这两个妹妹待我们是不是像亲哥嫂一样？

是。

她们有没有图我们回报？

没有。

得了这么重的病她们向我们伸过手吗？

没有。

不图回报的亲情才是真亲情。

常强回过神来，问：那你说拿多少？

春苓说：我们有六万元存款，拿五万元。

常强说：我还准备买辆好三轮，拉你到处玩玩呢。

我问你是买车重要，还是救咱妹妹重要？亲情无价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能代表我们尽了全力。

第二天，两人早早吃了点东西，骑上电动自行车赶到镇上，放好车子，坐上公交车朝县医院奔去……

连载182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在谢榛不停喝酒的时候，莫子明也没闲着。鲍希颜、周易正年富力强，酒量很大。他俩见谢榛的这个徒弟十分懂事，酒量也行，便频频劝酒。子明虽然年轻，但久经酒场，懂得控制喝酒的节奏，现在的他是越喝越清醒了。他不光自己喝，还得留着量保护先生。

邓南金又找谢榛喝酒了。谢榛突然感觉酒往上涌，便吓得不敢喝了，他连连摆手，说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

邓南金说，不会吧，我听说先生是海量。

谢榛摆摆手，说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年龄大了，年龄大了。

邓南金站在谢榛面前不动。谢榛端起酒杯，说，子明替我喝吧。

子明挨着谢榛坐着，立即把杯子接过来，一饮而尽。

邓南金虽然对子明替酒有点不爽，但也只好说，这也算，这也算。

温如璋颤颤悠悠过来，至谢榛身边，说，老夫虽然年龄大了，但看到谢先生高兴，得再喝一杯。

谢榛此时酒意小了一些，便与温如璋一碰，喝下。

谁知，这一杯下去，谢榛便在椅子上坐不住了。他站起来，声调悲怆地吟诵道：薤上露，何易晞！露晞明朝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？

温如璋、吕孔良、方时学等人虽然也喝醉了，但比较矜持，只是坐着不动。邓南金则站起来，高声吟诵：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！为乐当及时，何能待来兹？愚者爱惜费，但为后世嗤。仙人王子乔，难可与等期。

鲍希颜也站起来，吟诵曹操的《短歌行》：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

三人在空地上转悠着吟诵，醉态可掬。坐着的人，便哈哈大笑起来。子明走近谢榛，想把他扶回座位。谢榛却是不听，悲痛地吟道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？

越是这样，子明越是不敢离开谢榛。他怕先生摔倒了。六十岁的人，经不起一摔了。

此时的谢榛，先是想到已经不在人间的弟弟谢松，后便想到父亲母亲，再就想到苏东皋先生。他们都走了，到那个世界里去了。我谢榛早晚也得走。那个世界里，有什么呢？还能握亲人的手吗？还能听苏先生的话吗？

想着想着，谢榛的泪水下来了。

子明见了，倒不奇怪，虽然跟着谢榛的时间不长，但其歌哭无端，却是见惯了。诗人嘛，总是与一般人不一样。话说回来，如果与一般人一样，那就不是诗人了。

先生，坐下歇息一会儿吧。子明生拉硬拽，把谢榛安抚到座位上。

周易见大家喝得可以了，便冲鲍希颜使个眼色。这样，大家便三五成群，各自说起话来。自然，大半是酒话，夸张、豪放、勇敢、慷慨。

说了一阵之后，上饭。有吃的，有不吃的。之后就是散场。

第二天，周易送来二百两银票，谢榛有点不好意思地收下。莫子明说，周大人，我手头有银票，以后您就不用给了。

周易说，这是洛阳同官资助谢先生的。你的，那是你的。

此后，谢榛师徒便与周易、鲍希颜、谢江等人吟诗饮酒，甚为相得。这天，邓南金邀请谢榛师徒游览北邙山。

下午，邓南金雇了三头骡子，三人骑上去，出北门，往邙山而去。时间不长，三百多米高的邙山横在三人面前。三人牵着骡子，沿小道上山。沿途，坟茔随处可见。

邓南金说，秦相吕不韦、南朝陈后主、南唐李后主、西晋司马氏、汉光武帝刘秀、汉献帝、杜甫、颜真卿，都埋葬在这里。

在一处坟茔集中处，有几十棵一搂多粗的柏树。邓南金说，这一片，据说是汉代的坟墓。

谢榛看着那么多的坟茔一排一排地排列着，不禁想起白居易的《浩歌行》：

贤愚贵贱同归尽，北邙冢墓高嵯峨。古来如此非独我，未死有酒且高歌。

于是谢榛对二人说，白居易的《浩歌行》后两句，写出了达观的胸襟：未死有酒且高歌。

邓南金笑笑，说，看完邙山，我们就大喝一场。

谢榛说，好吧。

用了一点时间，到达邙山最高峰翠云峰。把骡子拴好之后，三人随便走，随便看。谢榛看到，邙山北面的黄河像是一条飘带，蜿蜒向东而去。而西面的洛河，则亮如丝线。洛河、黄河交汇之处，有此一山，真是风水宝地。难怪唐代诗人张籍写道：人居朝市未解愁，请君暂向北邙游。

三人来到上清宫门前，看到宫门虚掩着，邓南金问，进去与道士谈谈吗？

谢榛说，算了，还是随便走走吧。

走得累了，三人坐下来休息。

天黑了，三人看到洛阳城里的万家灯火，有点惊讶。但见，偌大个洛阳城，灯火繁密，如同天上的星星。往南看不见尽头；往东西看，还是不见尽头。灯火，有的大，有的小，有的金黄。

谢榛思绪万千，他想到了发生在北邙山的战事。最著名的，自然是邙山之战了。北齐兰陵王高肃戴着狰狞的面具，率领北齐士兵攻打北周部队。最后，北周军队丢营弃寨，自邙山至谷水，三十里中，军资器械，弥满川泽。

邙山，有太多的故事、太多的人物供人凭吊，让人思考。所谓的思接千载，在邙山这样的地方正合适。谢榛的诗兴，自然而然地萌发。

天上繁星满天，城里灯火遍地。三人慢慢下山，回到城里。三人找到一家酒馆，喝了个天翻地覆。

回到住处，谢榛不顾疲劳，写出两首诗歌。

停了几天，谢江、方时学二人前来，引导谢榛师徒游览龙门石窟、白马寺。

谢江雇了一辆马车，四人坐上去，车夫鞭子一响，马车便朝城东驶去。

洛阳至龙门石窟二十多里，时间不长便到了。

谢榛在一个佛像前，驻足观看良久：身材高、线条美、脸颊丰。谢榛知道，好多佛像都与女人的容颜相似。

在莲花洞里，谢榛看到一个微雕佛像，半截手指大小，却很逼真、生动。由此，谢榛想到诗歌也可以写到如此分寸。谢榛对古人的敬意，油然而生。

（未完待续）